

(香港)

苗易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拾壹



华艺出版社

I207.58-57

14
:v5.11

111039

珍藏版

大唐双龙传

第十一册

ADA27/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大… II.黄… III.长篇小说: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

N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捧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244.0 印张 554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一版 2001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318.00 元(全十六册)

但今天他终于有了挑战者和够资格的对手——跋锋寒。

赫连堡和奔狼原两役，注定这两代高手会有交锋相对的一天。

大草原最富饶的呼伦贝尔牧场，位于阔连海子和捕鱼儿海两大湖泊间，现时是吉利的根据地。如若突利能成功侵占此区，他将取吉利而代之，成为草原新一代的霸主领袖。

辽阔富庶的呼伦贝尔草原，在三人蹄下扩展至地平外的无垠远处，在这被誉为游牧民族摇篮的美丽境域，大小湖泊像一面面明镜般点缀其上，长短河流交织在绿草如茵的地面，野马成群结队的纵情驰骋，处处草浪花香，置身其中，仿如陷进一个作不完的美丽梦境里。

在这里最凶猛的民族是自认为狼的突厥人，最恶的猛兽却是真狼，联群结队的觅食，单是其嗥叫声足可教人胆寒魄落。最大的两个湖是呼伦湖和贝尔湖，由乌尔逊河连贯起来，从东面流入草原，河道的位置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般常起变化，甚至河水亦会不时变碱或变淡，但却渔产丰富。

三人与突利的大军分手后，故意绕道此区，一方面是要使觊觎五采石或他们性命的人，摸不到他们的行踪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让寇仲和徐子陵两个远方来客，能观赏大草原最动人的景色。

寇仲指着远处竖立在一个小湖旁的十多个营帐，营地旁马羊成群，几个牧人悠闲地放牧，问道：“这该属那一族的帐幕？”

跋锋寒随意地瞥两眼，道：“凡以毛毡搭盖的帐房，中央隆起，四周下垂，都是我们突厥的帐幕。少帅欢喜的话，我们今晚可在那里借宿一宵，让你体验我族的风情。”

徐子陵担心地道：“这不是吉利的地头吗？人家怎会欢迎我们？”

跋锋寒哑然笑道：“在大草原上，每个放牧的小部落，都自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族群，消息并不流通，有时整年都碰不到外人，遇上外人时会特别好客热情，大家守望相助。所以我最痛恨马贼，因

为他们是宁治草原生活的卑鄙破坏者和掠夺者，杀马贼更是我对自己少时曾当过马贼的一种补赎。”

寇仲欣然道：“不若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杀马贼的生意，接一两桩来玩玩。”

跋锋寒摇头道：“若你抱此心意，必失望而返，因为马贼绝不敢到毕玄的地头犯事。而吉利则是草原上势力最强的马贼头子，是能夺国灭族的马贼。”

寇仲凝望前方，道：“不知李世民是否正与宋金刚全面交战，胜负如何？”

徐子陵目光投往葱绿的草地，道：“我现在懒得什么都不愿想，只想躺下来看看天上的浮云。小仲你可有留意，自踏进这片草原后，千里梦和万里斑都特别精神似的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所以有人称呼呼伦贝尔为马儿的故乡，就像你们回到扬州，小弟回到高昌城。我虽是突厥人，出生地却是那里。”

寇仲尚是首次听跋锋寒说及出生地，兴趣盎然的道：“高昌！是否专产汗血宝马的高昌，那是怎样一个地方？”

跋锋寒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，沉声道：“高昌城在大草原之西一个叫吐鲁蕃的大盆谷内，夹在两列天山山脉的支脉内，形成一个广阔的平原，南面是荒凉的觉罗塔格山的峻岭，北面则被博格达山的群峰封闭，白天非常酷热，晚上则冷得要命。那是沙漠气候。”

寇仲道：“若能顺路经过就好啦！说起顺路，不知我们能否顺道去干掉南室韦的夫妻恶盗深末桓和木玲呢？好让箭大师可了却这一生憾事。”

跋锋寒一拍背上亡月弓，点头道：“受人之物，当然要替人办事。不过我们不必千辛万苦的去寻深末桓，若我所料无差，他该会来找我们晦气，因为他既为吉利的走狗爪牙，我们手上又有异宝五采石，他肯放过我们才是奇事。”

突厥牧人的营地早给抛在大后方，太阳仍悬在地平之上，蓝天

白云快要被迷人的星夜更替。在大草原上，大自然日夜的变化，予人的感觉尤为强烈。

徐子陵遥指前方地平远处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两人极目瞧去。

寇仲皱眉道：“好像是一座营帐。”

随着三人催马疾行，黑点扩大成一座孤零零独竖平原的营帐。跋锋寒道：“这是一座专供停尸的丧帐，否则不会在帐的四旁竖立祭旗，真奇怪！你们看到人吗？”

两人茫然摇头，大感不妥。

看似很近，可是直到太阳没在地平下，他们始赶到这座奇怪的营帐之前，帐内空无一人。

三人跳下马来，让它们吃草歇息。壮阔的星空下，大草原杳无人迹。

寇仲呆瞧着本该用来供死者火化葬礼的丧帐，道：“这东西真邪门，且偏竖在我们路经之处，极大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。”

跋锋寒的目光缓缓扫过草原，搜寻敌踪，同意道：“我尚是首次遇上这种怪事。”

徐子陵绕着营帐走一圈后，回到两人身边道：“更奇怪是附近的草地并没有给人践踏过的痕迹，我们能办得到吗？”

跋锋寒摇头道：“没可能不留下痕迹的。”跟着亲自视察一遍，然后苦笑道：“我们遇上真正的高手哩！”

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：“难道是石之轩？”

夜空上明月斜挂，照得草原迷蒙凄美。晚风徐徐拂起，夜凉如水，三人都有遍体生寒的感觉。

不管对方是谁，单是露此一手，足把胆大包天的三人震慑。

要知他们为赶赴龙泉趁渤海国开朝大典的热闹，一直马不停蹄的在赶路，而对方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缀在他们后方，现在还赶上他们，早一步在前方设置不祥的丧帐，根本是没有什么可能办到的事。

寇仲断然道：“我敢肯定只是凑巧碰上。”

话犹未已，一声冷哼从后方马儿吃草处转过来，震得三人耳鼓嗡嗡作响。

三人骇然大震，旋风般转过身去。

迷蒙月色下，一人卓然傲立在三匹马儿中间，一手负后，另一手温柔地抚摸万里斑项脊的鬃毛，神情闲适自在，浑身却散发着邪异莫名的慑人气势，仿佛是暗中统治大草原的神魔，忽然现身人间。

他看上去只是三十许人，体魄完美，古铜色的皮肤闪烁着炫目的光泽，双腿特长，使他雄伟的躯体更有撑往星空之势。披在身上的野麻外袍随风拂扬，手掌宽厚阔大，似是蕴藏着这世上最可怕的力量。

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他就像充满暗涌的大海汪洋，动中带静，静中含动，教人完全无法捉摸其动静。

乌黑的头发直往后结成发髻，俊伟古拙的容颜有如青铜铸出来无半点瑕疵的人像，只看一眼足可令人毕生难忘，心存惊悸。

高挺笔直的鼻梁上嵌着一对充满妖异魅力、冷峻而又神采飞扬的眼睛，却不会透露内心情绪的变化和感受，使人感到他随时可动手把任何人或物毁去，事后不会有丝毫内疚。

那人悠然道：“好马！最适后作陪葬之物。”

跋锋寒踏前一步，双目闪起前所未见的异芒，大喝道：“来者是否毕玄？”

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，哪想得到会忽然遇上在大草原纵横无敌、盛名数十年长垂不衰的“武尊”毕玄。

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！

毕玄摆明是因他们助突利击败吉利，含怒追来找他们晦气。只看他敢孤身一人来找他们算帐的自信和气魄，已令人心折，因他们三人绝非省油灯。

毕玄收回抚马的手，悠然朝他们望来，眼神严峻深邃，精芒电闪，嘴角飘出一丝冷酷的笑意，以汉语淡淡道：“赫连堡和奔狼原两役，令你们名震大草原，更令本人抛下一切，立即赶来，你们可说虽死无憾。”

跋锋寒仰天发出一声长笑，冷笑道：“今天的大草原，早非你毕玄昔日的大草原，金狼军刚吃第一场大败仗，下一场败仗就该轮到你老人家承受啦！”

他因杀死毕玄宠爱的首徒，故两人仇深似海，只有凭武力解决一途，即使没有赫连奔狼两役，亦难善罢。

“锵”！

斩玄剑出鞘，遥指毕玄，凛冽的剑气，催迫而去。

毕玄却不受丝毫影响，目光落向他的斩玄剑，好整以暇的道：“剑是好剑，只怕会有负斩玄之名。”

语音才落，他像魔法变幻般移到剑锋外半丈许处，右拳击出。

出乎三人料外，毕玄的一拳没有生出丝毫拳风呼啸之声，亦不带起半分劲气，可是三人同时感到所有反攻路线全给拳势封死。

由于跋锋寒踏前一步，使徐寇两人居于左右后侧，自然形成一个三角阵，而毕玄这看似简单的一拳，却把三角阵的攻击能力完全瘫痪，只余后撤一途。

就在此时，三人都生出身不由主要往前扑跌过去的可怕感觉。忽然间，后撤变得再无可能。

仍是没有劲气狂飚，整个空间却灼热沸腾，若如在黄沙浩瀚、干旱炎热、令人望之生畏的沙漠中赤身裸体曝晒多天，濒临渴死那种干涸缺水的骇人滋味。

炎阳奇功，果是名不虚传。

毕玄此拳根本是避无可避，迫得首当其冲的跋锋寒只有硬拼一途，亦是他最不愿发生的事。

寇仲猛击井中月，徐子陵手捏法印，但都迟了一线。

毕玄拳势以惊人的高速推进，再生变化，热度不住递增升温，无可测度，更无法掌握。但又像全无变化，返本归原地集千变万化于不变之中，如此武功，尽夺天地之造化。

跋锋寒感到自己催出的剑气，面对这种更高层次的拳功，变成鲁班门前弄大斧般儿戏，别无选择下，暴喝一声，脚踩奇步，尽展所能，迎着毕玄似变非变的拳势，斩玄剑划出合乎天地至理妙至毫巅的弧度，全力迎击毕玄不住扩大、至乎充塞宇宙的一拳去。

毕玄的拳头当然不会变大，只因其气势完全把他压倒钳制，影响到他的心灵，才生出这种异象错觉。

就在拳剑交锋前的刹那，毕玄往前冲刺的雄伟躯体在近乎不可能下，双足轻撑，竟微升离地寸许，拳化为掌，变得从较高的角度痛拍剑锋，跋锋寒不及变招，眼睁睁瞧着毕玄这突生的变化，全无办法，惨失一着。

“蓬”！

寇仲和徐子陵大吃一惊下，跋锋寒的斩玄剑上下颤震，发出“嗡嗡”剑鸣，虎躯有若独电，退回两人中间去，嘴角溢出血丝。

寇仲井中月闪电劈出，仿似抽刀断水地迫得热浪往两旁翻滚，直取毕玄胸口；徐子陵则宝瓶气发，不敢有丝毫怠慢，硬把热浪冲开一道缺口。

两大年青高手，倾尽全力往这位身居塞内外三大宗师之一的“武尊”毕玄攻去。

毕玄左右晃动，双目中精芒闪烁，若如天上的闪电般发生在瞳仁深处，两袖拂出，似攻非攻，却正中寇仲的井中月和徐子陵的宝瓶气。

“蓬！蓬！”

两人攻势全被封挡，全身经脉灼热起来，难受得像大草原的野狼般对月仰嗥，感觉可怖至极点，难过至要吐血。

毕玄哈哈一笑，往后退开。

跋锋寒张手拦著被迫回身后的两人，双目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，凝视毕玄。

毕玄在两丈外悠然立定，冷酷的脸容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，摇着叹道：“自四十年前与宁道奇一战后，本人从未有过如此痛快。跋锋寒你能挡本人全力一击，足可盛名永存。”

跋锋寒的脸色无比凝重，低声向两人耳语道：“这一场是我的，如我不幸战死，就以此帐作我火葬之所，马儿任它留在草原吧！”

寇仲和徐子陵两颗心直沉下去，以跋锋寒的高傲自负，此番话出，再无商量余地。问题是以毕玄露出来的盖世武功，纵使三人联手，亦未必能稳操胜券，跋锋寒单独决战，岂有侥幸可言。这番话等若他临终前的遗言。

毕玄那种级数境界，已臻达完美无瑕，既不会出错，更无可乘之机。

对方虽在两丈之外，但三人却再感觉不到大草原的夜风，有如置身大沙漠的干旱火焰中。可知毕玄正以炎阳大法锁紧笼罩，想逃跳亦难办到。

谁想过世上有这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功法，更不知如何可以化解抵挡，如何可对这武学的大宗师造成伤害。

跋锋寒脊肩一挺，稳如山岳的朝毕玄踏出三步，两人只能头皮发麻的瞧着。忽然灼热全消，夜风吹来，毕玄的炎阳气全集中到跋锋寒身上。

炎阳大法就像沙漠上空的烈日，初置其中并不感到怎样，但却是无处可避，最终可把你烘干成一堆白骨。

跋锋寒握剑的手仍是那么坚定，冷然喝道：“请赐教！”

斩玄剑似往下沉，突斜指向上，忽然人随剑走，化作长虹，如脱弦强箭朝毕玄射去，充满一往无还的意味。

毕玄露出欣赏的神色，一个空翻，竟来到跋锋寒头上。

跋锋寒毕生期待的一战，忽然变成眼前的现实。

第二章 偷天换日

跋锋寒在出招前曾想遍毕玄所有应招的方法，包括对方凌空跃起，不过仍想漏一着，就是炎阳气消失得一丝不剩。

高手交战，纵然蒙上双目，仍可从对方劲气的微妙变化把握对手的进退动静，其感应的清晰更胜似黑夜怒涛中的明灯，使双方晓得攻守的运变，不致稍有错失。

但毕玄竟能把真气完全收敛，那种感觉比被他的炎阳气压制至动弹不得更难应付，虽明明看到对手所有动作，仍像从阳光烈照的天地堕进暗不见指的黑狱，顿觉一切无从捉摸，其惊骇与震慑感直可令人发狂。

毕玄的右脚在上方迅速扩大，朝他似重似轻的踢来，其出神入化处，非是亲眼目睹，绝不肯相信区区一脚，竟可臻如斯境界。

寇仲和徐子陵忍不住缓缓移向战圈，如跋锋寒真的吃上大亏，他们将会不顾一切的全力出手。他们并不晓得战情的变化或跋锋寒当前的感受，只知当跋锋寒进攻之始，毕玄已开始腾起，显然看破跋锋寒进攻的路数。

高下之别，不言可知。

跋锋寒顿觉无从变招，因为剑势已出，改变只会使自己阵脚大乱，无以为继。冷哼一声，硬往左移，斩玄剑上挑，爆起漫天剑雨，往身在空中的毕玄下盘迎去。

毕玄哈哈一笑，右脚原式不变地踩进剑雨去。

平平无奇的一脚，显出千锤百炼的功力，先穿破剑雨，然后脚跟不动只以脚尖扫摆，牛皮长靴毫厘无误的命中剑锋。

跋锋寒立感全身经脉发热胀痛，竟生出无法运气吐劲的骇人感觉，虎躯剧震，横移之势变成身不由己地往旁踉跄跌退，失去重心，无法续施杀着。

毕玄木椿似的笔直插往草地，两袖先后拂出，仿如一双追逐游戏的蝴蝶，却是气势慑人，不予跋锋寒丝毫喘息的机会。

际此生死关头，跋锋寒显露出多年苦修的成果，改跌势为大旋身，剑尖分别点中两袖。

“蓬！蓬！”连声，跋锋寒往外旋开。

毕玄如影附形的追前，跋锋寒忽又回旋过来，斩玄剑全力展开，把毕玄卷进惊涛裂岸的剑势中去。

毕玄大笑道：“好剑！”进退自如的以双袖从容应付。

见跋锋寒终能从劣势中转为有攻有守，寇仲和徐子陵终松了一口气。

只有身在局内的跋锋寒晓得自己命不久矣。皆因这形势是毕玄的恩赐，一方面毕玄是想看看他的本领，更重要是毕玄不想寇仲和徐子陵察觉跋锋寒的危险而介入阻止。

跋锋寒把召唤两人援手的诱人想法完全排出脑海之外，心如止水的尽展所长，以命搏命，希冀能创出奇迹。

蓦地跋锋寒的斩玄剑破入毕玄的袖影中，眼看可命中这无可比拟的大宗师胸口要害，但对方的胸口忽然变成肩膀，长剑入肉一寸即给反震弹出。

所有快速的动作如飞烟般散去。

寇仲和徐子陵狂喝扑来时，毕玄一脚横撑跋锋寒的丹田要害，后者断线风筝般离地抛飞，直挺挺的“砰”一声掉在柔软的草原上。

毕玄古铜色的面上掠过一抹艳红，迅速移离，大笑道：“两位为他尽过帐葬之礼后，立即给我滚回中原去，否则休怪毕玄不懂怜才。”

转瞬间毕玄变成草原边际的一个小点。

两人悲痛欲绝，扑到跋锋寒旁，只见他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，呼吸已绝。

寇仲探他胸口，大叫道：“他心脉仍未尽断，我们立即施救。”

徐子陵将他扶起，长生气源源不绝从他背后输入。

寇仲则抓起他双手，与徐子陵的长生气合流，在他体内运转三周天后，热泪泉涌道：“唉！我们应该救他，还是任他死去？他的真气全被毕玄踢散，主经脉断去七八，救回来恐怕只能是个终生瘫痪的废人。”

徐子陵也是泪湿衣襟，但神情坚定，沉声道：“破而后立，败而后成。老跋能否再次挑战毕玄，就要看换日大法真否如传说般那么灵光。”

太阳升高地平，照亮草原。

跋锋寒躺在帐内毛毡上，脸门重要穴位处插着寇仲那七支银针，寇徐两人早力竭身疲，只能喘息着静候施法的结果。

经过整晚的试验、推敲、努力，他们终于成功地令跋锋寒活了下来，回复呼吸，又激发他三脉七轮的潜力，释放出他残余的真气；至于能否驳回他已断折的数条主经脉，就要看跋锋寒本身的功力和换日大法的神效了。

对徐子陵来说，直至在赫连堡一战借此法迅速让三人回复功力，换日大法仍只是辅助性的，而非真的能借快速修练以达其脱胎换骨的目的。

现在无法可施下，只好企望换日大法确有重生之效。

跋锋寒的呼吸急促起来，两人大吃一惊，徐子陵按上他丹田气海，寇仲则迅运银针，盼望能把他救醒。

跋锋寒浑体一颤，睫毛不住颤震，困难地睁开眼睛，眼神空洞涣散，直勾勾的瞪着帐顶，视如不见。

两人喜极狂叫道：“老跋！”

跋锋寒眼神逐渐凝聚，回复意识，困难地呼出一口气，望望两人，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，又忽然想起曾发生过什么事似的，声音沙哑无力的道，“我还未死吗？”

寇仲发觉热泪全不受控制滚滚泻下，流过脸颊，滴在跋锋寒胸膛上，摇头道：“你当然未死，还会复元过来，再是一条好汉子。”

跋锋寒此时发觉脸插银针，想移动身体却动弹不得，叹道：“不要哭！我最怕见男人哭，此处是什么地方，毕玄走了吗？”

徐子陵比较冷静，虽亦泪水盈眶，仍强忍着不让泪珠滚出来，沉声道：“仍是那个帐幕，毕玄虽占了点便宜，亦付出代价，所以夹着尾巴溜掉了。”

跋锋寒苦笑道：“为何要救我呢？这样生不如死的，做人有啥乐趣？你们不用骗我啦。”

徐子陵挤出一丝笑容，道：“彼此兄弟，我们怎会哄你，你所以能呼吸说话，全赖换日大法的神奇功效，此法亦会使你功力尽复，甚至更胜从前。只要你依法修练，定可接回断去的经脉。”

寇仲帮口道：“中土从没有人能修成换日大法，因为要破后才能立，败而后成。你老哥现在既破且败，正是乘机练成大法的好时机。千万不要放弃，否则连自尽都要央我们帮手。”

跋锋寒双目射出希望的光辉，道：“怎么练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由现在开始，我们轮流把真气送进你体内，而你则自负导引之责，凭意志振起生命潜藏的力量，我会把口诀念一遍给你老哥听。”

跋锋寒道：“好吧！我们试一遍看看。”

寇仲拿起井中月，道：“我到帐外把风。”

黄昏时分，跋锋寒沉沉睡去，脸门银针被拔除。

寇仲领马儿去附近一条小河饮水回来，入帐坐到徐子陵旁，道：“情况如何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要看今晚的发展，直至这刻，老跋一切都跟上了换日大法口诀所说的情况，激起了娘所说的每人体内那自具自足的宝库中所藏的潜能和生机。他五脏六腑的瘀血已消散得有八、九成，问题是断去的经脉能否再接上。他现在非是睡觉，而是进入绝对松弛的休息状态，无人无我，是真正的卧禅。”

寇仲道：“他听得到我们说话吗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应该听不到的。因为他必须以自身的无上定力，全力催发体内激起的生机。其诀云：既从一念生，还从一念灭；生灭灭尽处，灭灭生机起。这叫念力，在这生死关头，我和你只能负上护法之责，一切要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假若……唉……”

寇仲提心吊胆的道：“假若什么呢？不要欲言又止好吗？”

徐子陵颓然道：“只有老天爷晓得换日大法能否在老跋这种生灭灭尽处生效，假若明早他接不回断去的经脉，我们只好下手成全他，再找毕玄拼命。”

寇仲道：“歌诀既有生灭灭尽处，灭灭生机起这句话，他一定可吉人天相的。唉！我的娘！你说得对，这些歌诀说不定只为念起来顺口而作的，但愿惟有今趟是例外。”

徐子陵苦笑道：“多想无益。毕玄的厉害确远超乎我们想像之外。到现在我始明白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不是胡乱说出来的。”

寇仲道：“毕玄本打定主意来取我们三人的小命，杀我们半个不留。岂知我们比他想的要厉害，被老跋面临生灭灭尽之前反击受伤，才不能继续对我两个下杀手。你猜他伤愈后，会否再来追杀我们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这个可能性很大，怎么办好呢？老跋现在绝不可移动，倘惊醒他是前功尽废，复元无望。”

寇仲伸手触摸跋锋寒躺卧的毛毡，这是他们从行囊中取出来的，道：“虽然辛苦些，但只要我们小心点，每人抓着毡子两角，不是可在完全不惊扰他的情况下将他运走吗？”

徐子陵皱眉道：“抬往那里去？太远的话我们会吃不消的。”

寇仲道：“刚才我带马儿去喝水的小河旁，有大片野林，那里总比这个不祥的帐子安全些儿。然后我一把火将这劳什子丧帐烧掉，再骑马儿四处制造践踏草地的假象以惑敌，跑到远处后才沿河回来。即使毕玄机灵过人，也要弄出个大头佛来。”

徐子陵道：“单是毕玄单人匹马，我们尚可跟他拼个一死。最怕来的还有赵德言、瞰欲谷和以千百计的金狼军。就依你的方法办吧！”

蹄声轰鸣，三十多骑如飞驰来，到达烧成灰烬的丧帐处，纷纷下马察看。

一头猎鹰从那群人处飞出，冲天而上，盘旋绕飞。

藏身树顶的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：“见到毕玄吗？”

在刻下的情况，毕玄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大克星。若给他寻到，跋锋寒肯定完蛋。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太远哩，看不清楚。他终是宗师身份，说过的场面话不能不算数。照我看来的该是赵德言和香小贼，只有他们才不肯放过我们。”

寇仲咬牙道：“让我去引开他们。”

当敌人找不到跋锋寒的遗骸或骨灰，会猜到跋锋寒重伤未死，只要循蹄迹追至河边，再兵分两路沿河搜索，终能找到他们，故寇仲有此提议。

徐子陵摇头道：“要死就死在一块儿。最糟是你不识路，早晚会给他们追上，别忘记头顶上有对鹰目注视着你。”

寇仲别首一瞥在林木间空地卧禅的跋锋寒和旁边休息的马儿，叹道：“好吧！纵死我也要找香小子陪葬的！我从未这么痛恨和鄙视过一个人。”

猎鹰忽然飞回来，两三个急旋后，又望西飞去。

寇仲和徐子陵大喜，猎鹰显是发现那方有人，又会这么巧的？果然敌人纷纷上马，全速追着猎鹰，迅速渡河远去。

天渐明亮，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。

跋锋寒睁开眼睛，好片晌才回复清醒意识，道：“扶我坐起来。”

两人依言把他扶好，心儿霍霍急跳的听他说话。

跋锋寒深吸一口气，哈哈笑道：“我输啦！”见两人呆头鸟般瞧着他，欣然道：“不要误会，我说的是输给毕玄，却没有输给换日大法。”

两人大喜高呼，欢欣若狂。

跋锋寒试着摇动双臂，道：“我只是练成换日大法第一层的基本功，使断经重接，但一段时间内绝不能妄动真气，一切得顺乎自然。照我看有七、八天光景，我该可功力尽复，说不定能更胜从前。你们千万不可再以长生气助我，否则我的功力会大打折扣。”

两人只懂点头。

跋锋寒探手搂着两人肩头，道：“确是我的好兄弟，让我站起来吧。”

两人把他扶起。

跋锋寒目光落在林外朝阳下闪闪生辉的嫩绿的草原，不胜唏嘘的道：“只有死后重生，才能看到大草原的美景是多么幸福珍贵。哼！终有一天我要毕玄尝到失败的滋味。放开我，我跋锋寒要凭自己的力量站稳。”

两人侍候他喝了几口水，放开他，跋锋寒摇晃两下，终于立定，苍白的面容苦笑道：“我恐怕没法策马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让我们轮流扶你吧！”

两人不敢告诉他仍陷身险境，随时会给赵德言等追上来。

徐子陵只好道：“不若再休息一天，到日落后再赶路。”

跋锋寒愕然片刻，沉声道：“是否有追兵？”